

蕉/窗/漫/笔

奔腾的生命

吴定飞

我是马，一匹奔跑的马。

从《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》的梦境里奔出，我的蹄声便从未停歇。我曾在林外与昏鸦为伴，不惧西风，那是一匹孤独的马；我曾踏过草枯雪尽的荒原，猎者无箭，那是一匹寂寞的马。可孤独与寂寞，从未让我停下脚步——因为我知道，奔跑，是马与生俱来的宿命。

我奔跑，所以我看得见风景。我不迷恋那些迷乱的繁花，却钟情于刚没过蹄的浅草，因为那是我奔腾的起点。我听得见蝉鸣，也懂得蝉到吞声时的寂静，那种无需有声的默契，让我在识途的老路上也能走出新的意义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那是人间灯火里的飘香；春风得意，一日看尽长安花，那是生命绽放的时刻。我经过门前折柳，也见过绕床弄梅，那些都是岁月赠予我的祝福。

我奔跑，所以我扛得起风浪。我是你疯狂的台风，席卷八荒；我是你呼啸的暴雨，沉船破戟；我是你轰隆的雷电，心潮难平。风浪将我打湿，那些往事深沉如渊，却叩不响我沉默的心门。但风浪也让我重燃——诗情如笔走龙蛇，在胸中激荡。你马上的鞭子一挥，我便说跑就跑；你马后的秋风一起，我便说来就来。我是你的马啊，只要你把缰绳轻轻一拉，我这忠实四条腿，便立刻为你立正，为你出发。

你说，我只是马——不是那种悠闲地站在河边看自己的倒影，或是在高楼前咀嚼城市风景的马。我是日行千里、夜行八百的马，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马。望梅便能止渴，画饼即可充饥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从不曾有过瞌睡。我是你一辈子的马，骑上去，让你舒服；跑起来，让你纵横驰骋。

是的，我奔跑，所以我见证着生命所有的模样。我见过恐惧的血，那是蹄上奔腾不息的血；我见过疲惫的血，那是肩胛溃烂的血；我也见过新生的血，那是女人分娩后，身心疲惫却写满希望的血。这些血从文字中复活，又从文字中沉淀，让我明白，奔跑的路上有疼痛，更有新生。

我奔跑，所以我无所畏惧。即使有人怕见马刀，即使那把削铁如泥的马刀曾剃去过我少不更事的青春，我也

只是闭上眼睛，让一匹马从我身边疾驰而过。我知道，那疾驰而过的，是昨天的我，也是明天的我。上班途中，我看见阳光是初夏身体里最柔软的部分，树叶一动不动，河水清澈不动——但我不能不动，即使蹄子磨破了草地，头颅甩掉了身上的肉，时光只剩下易折的骨头，我依然要奔跑。

因为我曾在一地野花前停下。那些打着花骨朵的野花、蜜蜂与春天正在悄悄蓄谋。我曾是很瘦很瘦的马，还没看见春天的手，就嗅到了花瓣的芬芳。那匹曾经很瘦的马，不吃草，不饮水，忘记白昼与黑夜，矢志不移地奔跑。跑了一辈子，鬃毛像野草一样疯长，边跑边喘，离春天越来越老，离秋天越来越近，剩下的全是骨头——但它还在奔跑，跌跌撞撞，只是低头，走了很远很远的

路。是的，我就是那匹在纸上飞奔的马。我是你的笔，你的大脑，是你所有的想象与激情。当大树繁茂之前，晦涩的叶子曾经晦涩；当牡丹红、梨花白、野草绿点亮你的脸庞，只有我，还有那些生动的鸟，躲藏在大树深处，夜夜熬更鸣叫，只为抵达你想要的高度。

今天，我是脱缰的马。我把忙碌的鬃毛抛弃，让嘴巴初开，让皱纹含苞。我把今年毫无征兆的幸福，郑重地写在白鹤的翅膀上。我知道，前面的路没有尽头，即使死亡也微不足道。但必须像桃花在春天里埋葬——即使肉身腐烂为泥，剩下的骨头，也会成为远方的马头琴，在每个静夜里浅吟低唱。

因为我终究是马，一匹奔腾的马。当我跑进黑夜的深处，夜莺眨着慵懒的眼睛，我的四面临水，蹄里暗藏花香。扬起的马鬃像一团燃烧的火焰，就这一粒火星，已经足够照亮整个黑夜。那么平静，只有黑暗或者时间在疼痛——但我不在乎。

因为我始终相信，即使有一天，我终究是别人眼里的马，只能坐在自己的影子里一边看着自己，一边悄悄老去——那也没关系。

因为我曾经奔跑过。奔腾，就是我一生的宿命，也是我给你的，最忠诚的答案。

心/香/一/瓣

正月走人户

张儒学

过年时，人们在享受亲人团聚的温馨时，最盼望的却是正月走人户。

正月初二的早上，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棂，洒在还略带寒意的大地上，家中的气氛便已热烈起来。大人们忙着准备走人户的礼物，孩子们则兴奋地穿着新衣，好跟着父母去走那些亲戚。不管是乡间小路上，还是车来车往的公路上，都能看见扶着老人的、牵着孩子的人，全家老小有说有笑地去走人户，在新年那浓浓的氛围中，这也成了新年的一道美丽的风景。

每年先要去舅舅家，外公外婆去世早，只有一个舅舅在，但那毕竟是母亲的娘家，平时舍不得休息一天的母亲，放下手中的活儿去走亲戚。舅舅家也是我最喜欢去的，因为那时老家没通公路，而舅舅家就在县城通往小镇的公路边，也离小镇不远，可以去公路上看各种各样来来往往的汽车，还能跟着那些跟我一样大的孩子们去镇上玩。

去到舅舅家，往往要住上几天，那些健在的叔外公父母也要一一去走。那些大外公二外公等等一走下来就是好几天，这可乐坏了我，我就可以在舅舅家多玩几天了。因为我外公是长房，辈份占得矮，那些叔外公家的孩子有的跟我年龄差不多的，按辈份却是长辈，我得叫他们舅舅，所以他们对我特别好，他们带着我去镇上买好吃的，去院子捉迷藏，去公路上看汽车……玩得格外的开心。

除了舅舅家，我还喜欢去舅婆家，舅婆家算是亲戚中条件最好的。虽在农村，但房子修得很漂亮，屋里屋外也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舅公去世早，能干勤劳的舅婆没有改嫁，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儿子养大，大表叔大学毕业后在县里工作，二表叔在家开起个小商店。我们每次去舅婆家，舅婆十分高兴地把家里好吃的拿出来给我们吃，表叔更是热情，不但买好酒弄好菜招待我们，还让我

去他店里，好玩的玩具，好吃的食品，随便拿。我和表叔那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打闹玩耍，特别开心。

正月里走人户，最动人的是那份无法用言语表达出的亲情。长辈们拉着晚辈的手，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，眼神中满是关切与期待；晚辈们围绕在长辈的膝下，亲切地问寒问暖……这样的场景，如同一股暖流，温暖着每个人的心房。亲情在这一刻，如同春雨般润物无声，滋养着每一个人的心田。

在正月里，我们去走亲戚，亲戚也会来我们家，父母更是热情接待。不管平时走没走动，一见面依旧亲切，有说不完的话。

今年正月初六，我母亲隔了好几房的二妹来到我们家，就是我的二姨，因为她家离我们远，多年没走动了。见二姨和她儿子来了，母亲特别高兴，赶忙走出去迎接并十分亲热地拉着二姨的手，还没进屋就说了好久的话。母亲说：“二妹，好几年没见了，我时时还在念叨着你呢。”二姨说：“我现在还走得动，就是想来看看你，给你拜个年！”母亲说：“陈大哥还好吧，他怎么没来？”二姨说：“他呀，这几天风湿病又犯了。”母亲十分担心地问道：“那他去医院看病没有？这个病呀，拖不得哟……”父亲说：“你看你，二妹他们这么远来，先叫人家进屋坐嘛。”

母亲才回过神来，忙把二姨迎进屋里，泡茶拿水果花生，凡是来我们家的亲戚，父母都是这么热情。母亲去弄饭，父亲陪着表叔说话。二姨因为家隔得远，晚上就住在我们家，母亲和二姨睡一间屋，她们姐妹俩一直聊到深夜。第二天临走时，母亲送出门时又拉着二姨的手和她聊了好一阵。

正月里走人户，走出的是人间烟火味，是浓郁的亲情与友情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散/文/诗

我要为您献出心的歌唱

屿夫

春节啊，到了；马年啊，来了；期盼的聚会，心想事成！多么快活，情深谊长，腊酒飘香，互道恭喜，举杯畅想：带着蛇年收获的雀跃，朝着马年的梦想奋力奔跑！

倾听吧，听见了吗？马年的大门敲响啦，百千万的神骏啊，从平原上、从山岭上、从大海上、从天空上，疾驰而来，尘埃漫卷，金石铿锵。创世的蹄声轰响世界，声声催莫负今朝！

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皆是骑手，是胸怀坦荡、未敢言弃的勇士啊！且勒马峰峦远眺，马嘶人奋发，驾驭烈性的马儿，踏岁月坎坷、抚遍体鳞伤，从不易中闯出来通往胜利终点的大道！

我们是为争取胜利执着的骑手，我们是搏击艰难自信的勇士！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握紧缰绳，从马背上回望，看来时的路，尽为征途、夕阳号角！我啊，赞美您，一路相知相守，我们是亲情入骨的知己！感恩您，我因您而不减活力、追赶日月，永葆好奇心，视野路宽广！

亲爱的朋友，斟满酒杯吧！我们相约一起踏上马年的征程，一起朝着新的生活策马疾奔，一起去创造去体会美好！我们是命运眷顾的骑手，五湖可驰骋、四海任鞭扬，放马鲜花原野，献花少女那如花的笑貌。

倾听吧，听见了吗？欢乐的心声，昂扬的心跳，时代跨大步、我们在成长！我啊，高高举起手中酒杯，向您致敬，愿您登泰山而小天下！

亲爱的朋友啊，干杯！醉了此时，便壮了骑手的胆量，拍马挽长弓，马背乐逍遥，让行进的呐喊、心灵的歌唱直冲云霄，万里飞扬！

马上吉祥！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诗/绪/纷/飞

丙午马年颂

盛筱华

鸾声将将，黄河长江。萧萧马鸣，国运隆昌。日改岁，乐寿安康。鸾声嘹嘹，悠悠旌旆。骐骥骅骝，风驰吉祥。马上幸福，喜气洋洋。执轡如组，群骖如舞。万马奔腾，马到功成。济济多士，龙马精神。航天太空，得意东风。维系民生，四方攸同。一马平川，锦绣嫣红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绝句三首

曾卓

春到嘉陵

嘉陵风渐暖，岸柳绽鹅黄。
 雨雨潜酣梦，心田漾暗香。

百鸟鸣春

熬罢隆冬柳眼开，鹅黄翠绿绽山隈。
 赞歌当谢枝头鸟，春藉娇音冒出来。

游崇龛油菜花海

花海连天醉眼眯，琼江碧水泛乡愁。
 金波荡漾三千顷，喷涌诗情作梦游。

(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)